詩疏

牛山集

全

牛山先生集目録

卷之一
五言絶句十七首
七言絶句十二首
五言律詩五首
七言律詩三首
古詩十首
卷之二
疏十首
卷之三

書二十三首
卷之四
墓文一首
行狀一首
遺事六首
卷之五
記事一首
卷之六
記事一首
卷之七

記事三首
卷之八
記事二十二首
卷之九
祭文一首
序二首
記一首
題跋八首
銘一首
箴一首

卷之十

雜著四首

牛山先生集目錄終

牛山先生集卷之一

詩　五言絶句

詠懷

物外多閒日人間少樂時青山緑蘿月吾獨老於斯

其二

莫道心無慾尋常渇飲泉况逢秋月好偏愛不成眠

題清遠亭

主人方寸中分明見涇渭獨坐清遠亭幽興人知未

偶吟

莫道功名好營營日夜忙何如霎簷下獨坐負朝陽

贈宋英甫 丙子亂後

痛哭當時事吾將何所歸平生慷慨淚今日爲君揮

贈金救使 [illegible]

一世吾行獨知君自不孤兩心何處見明月照玉壺

登松石亭寄贈金使君

爲問連珠閣何如水上亭不妨無訟日時或步郊坰

贈僧

智異雙溪月金剛萬瀑秋思歸千里夢來去十年愁

五倫歌 先生好玩金自菴絿字畫晩年得見自菴所寫千字文緝作絕句八首使之模出刊行

宇宙盈虚内人生食與衣五倫如不盡禽獸是同歸

其二

父母如天地誰無愛敬心嘗觀不孝者其意竟難尋

其三

君父何嘗異當爲盡節臣無論湯發德吊伐亦非仁

其四

志道從何得非師不可成如其學彖射千載惡流名

其五

好合如琴瑟宜家化國人嘗觀古夫婦相待敬如賓

其六

一體分兄弟尋常友與恭相猶不相好於世罪難容

其七

友也如兄弟箴規道亦存紛紛輕薄子豈敢與之言

其八

此外無他道丁寧念在玆嘗聞古人語作聖是根基

別成滄浪 文濬

悵望坡山雪今朝隔江渭時危亂又多後日相逢未

咏橘

綠葉苞雖異黃香性則真渡淮今幾日猶帶洞庭春

七言絶句

偶吟

日川居士安邦後一生自是悠悠者狂歌脫略人間事明月淸風松桂下

其二

世塵笑我本踈狂丹洞誅茅結草堂日落前溪眞興遠客來猶共竹風凉

其三

三尺琴中萬古心南山大木蒼蒼在笑郤斧斤日日尋

題嘯歌堂序後

林叔瞻以嘯歌名其堂叔瞻豪士也跡絶城市身卧林泉嘯而歌歌而嘯吾知其嘯也歌也其諸異乎人之嘯歌也歟然長嘯非持敬之道吾嘗聞古人矣叔瞻毋專以嘯歌爲也叔瞻爲之序余題其後詩曰

卧則高卧起則步嘯則長嘯歌則浩或卧或步又嘯歌爾生此外無所好

遣興

多病年来百念灰光陰都似夢中催堪笑半生何事業廣庭惟對一株梅

其二

納納乾坤受幻身蜉蝣生死往來頻滔滔盡是趍名利從古男兒幾箇人

其三

揮手飛揚出九垓羣仙邀我共徘徊無端俯視乾坤内蟻蛭人間不滿咍

寄李姪安臣

心事年來衆莫知口開何日與君期月庭閒步空懷悵長望還如萬里思

贈金牧使

蕭條山寺偶同来冬半寒嚴近臘梅多少不平心裏
事對床今日為君開

遊開興寺

少時曾到此山巔回首如今五十年隔窓溪水丁東
響似為遊人滌世緣

感吟

紛紛拜揖不知羞被髮吾東三百州獨有清風吹石
室更無餘地讀春秋

別南宮別坐 賁

南天歸路幾漫漫別後惟應夢往還何處見君真面

目良宵皓月屋樑間

五言律

登松石亭感舊贈金牧使

俯瞰長江水高亭爾所居心卑侯伯子身卧竹林書
石老松陰密人亡古跡踈西峯日猶在無惜駐行車

次梁生松石亭韻

梁子幽棲地都無俗士車溪流横素鏡峯秀點青羅
恠石閑中友琴松儉裏奢吾將分一半何處不宜家

與金牧使遊開天寺作詩贈之

吾子聞名久于今始見之高標人素仰器業衆方推

落筆詩千首論懷酒百危明朝歸去路山外雨緜緜

寄南平太守

昨別今何許相思日抵年非爲千里隔未得一床聯
病痼心難鎭身羸席不便中宵徒耿耿腸斷聽啼鵑

挽李杞泉 喜態

詩酒聞名久相逢漢水春風塵還揖翼湖海幾潛鱗
世事驚殘夢文聲在後人未趨萬里餞回首淚沾巾

七言律

次風詠亭韻

爲愛玆亭數日休風光依舊蕩塵愁山當檻外雲生

礎樹繞泌邊露滴洲箇中賢達今何去壁上瓊琚古
跡留却恨我来時已暮詠歸春服不宜秋

寄林松里 墩

月簷脩竹翠陰垂山友生涯一局碁石斷寒泉侵破
屋土層危砌接蹊籬離心謾逐流年替古釼空將病
我宜且寄相思詩數首自餘多少是佳期

贈金楓巖 德普

故里親朋有幾人與君朝暮往來頻竹床暇日清談
會闕洛秋風白髮新雲雨世情着管鮑芬膠心事笑
雷陳寄言懶病楓巖子終始韜光學養真

古詩

新月

天際浮雲歛前山雨初歇彈琴復長嘯悠然真興發開戸臨東園卧視秋新月遲遲夜漸分皎皎清影豁玉兎擣藥杵姮娥倚絳闕千巖開瑤窟皓色遍楚越閒持綠樽酒相對一問曰昔從何處去明從何處出長照高齋上莫向雲間沒不樂當如何起舞心魂絜

送僧之金剛

送爾向金剛令人起浩思飛泉萬瀑洞此行安可遲爲言永郎子白髮今如斯

高松鶴不羣

老松千餘尺黛色叅白雲其上有何禽軒昂孤鶴存
孤鶴意有以成巢長不羣不羣閑且高反笑百鳥喧
啞啞上林鳥飛飛不如君

可笑行

人笑笑何笑我笑笑何笑人笑笑其笑我笑笑其笑
人笑我亦笑我生眞可笑

是非吟

是非人所爲難分是與非爲是不爲是爲非不爲非
是非正如此吾何爲是非

蘭溪丈席言志 丙戌

世人本無志皆好富與貴我心不在此欲隱深山裏端居正衣襟玄默獨向壁濁酒兩三盃彈琴一二曲流覽左氏傳浪讀陶杜詩君不見伯夷叔齊子登彼西山採其薇又不見宋時處士陳摶子隱居華山晝掩扉平生抱此志何日遂所欲遂與同志友今夕相論確脫巾枕寒石漱齒清流湍歌於斯詠於斯逍遙於玆山之間 蘭溪先生批曰讀盤谷序每有感李愿之意奇哉此童志氣若此他日輩不負斯文又曰此意可嘉難與俗人言紫霜逸興吾與爾共之

行路難

行路難行路難行路之難難如何登山山有石入水水有波何況日又暮猛虎當我前雲憑憑兮風怒號欲去未去心茫然早知行路正如此何為中路空彷徨行路難令人傷

懷人曲

昨與故人別別來無盡愁故人不可見一日如三秋懷人懷人人不見懷人腸斷人知不懷人不見時已暮故人乃在江南頭

贈湛上人

吾聞湛上人十載卧巖石身與浮雲閒心將秋水白

松蘿以爲冠栢葉以爲食黃山一相見面目如前昔連床與之語乃知非塵俗自言歷馬耳將歸九千谷九千山水家宜着幽人跡吾將撥世緣歸去鍊精魄雪蒲瑞石峯頭上人生涯蕭然一囊鉢雲深九千谷口上人行裝飄然雙草屨秋風落葉上人幽蹤何處尋一點二點千萬點碧峯雲外高

贈徐處士 鳳齡

方丈山雙溪水君歸曾洗耳如何今日出人間藜杖行裝近城市笑而不荅即歸去萬疊高山秋雨裏

牛山先生集卷之一

牛山先生集卷之二

疏 公諱邦俊字士彥號牛山竹山人 謚文康

辨栗牛兩先生被誣疏 丙子

伏以臣蟣虱之賤屛伏窮閻自少至老朝報不経於目時論不出於口只有愛君憂國之心素所畜積則一二時事不無慨然於懷者而茅分黨之後互相傾軋無益之疏紛然雜進 君父之所厭聞有識之所竊歎臣雖欲一陳愚衷而恐被笑罵嚬嚅不敢者久矣頃聞先正臣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二賢爲蔡振後權蹟等所搆國是不定儒林失色其流之禍將

至於不測則臣何敢終默不言上負　聖明下負師友乎臣請先陳宋時瑩等輕擧之失後及蔡振後等誣賢之狀伏願　殿下試垂察焉吾東方道學之盛莫如本朝而五賢倡之於前二賢繼之於後五賢旣得從祀則繼五賢而從祀者其不在於二賢乎我國西有奴賊東有倭冦萬一不幸爲夷狄禽獸之域而不知尊賢之道則已如其不然而百歲之後恩怨俱忘公論自定之則從祀文廟非二賢而誰何物恠鬼宋時瑩輩不量時勢輕擧妄動以致論議之紛紜貽辱旣骨之賢而至令我　殿下陷於過擧乎臣竊痛焉

然而二賢之有功斯文實有不可誣者則從祀之請
雖似太遽亦何可罪之有蔡振後權蹟等以年少乳
臭之人不知二賢道德之如何徒懷偏黨娼嫉之心
詆謗儒宗無少顧忌振後則抽出李珥戊辰年辭職
時返道悔悟之語以爲自道盡矣謄書成渾壬寅年
被誣時論罪之旨以爲　聖批嚴矣乃曰此非臣等
臆見眩惑　聖聰極其狼藉權蹟之疏政院雖不捧
入而萬口喧傳驚駭聽聆其言與臧倉毁孟子之説
一般凶巧臧倉之言曰禮義由賢者出權蹟之言曰
道德不出乎忠孝二者之外隱然以珥渾歸之於不

孝不忠之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二賢之學問道德諸臣章劄已略陳之而趙翼疏尤加詳悉臣只以疵累之未盡分疏者一一辨之李珥年纔十九從事禪門未及數歲飜然覺悟終成大德是乃珥之最高而人所難及處也珥下山後未幾即往見李滉於陶山滉和詩有公來披豁醒心神始知名下無虛士等句其後與之往復論學珥之不孝不忠果如振後輩之言而滉之相許至於如此則滉其亦不孝不忠之徒耶及其登第舉朝皆以爲挽回世道之君子白仁傑嘗薦珥渾以爲特立獨行之人乙亥年 先王謂

左相臣盧守愼曰卿其薦賢守愼曰臣無知人之鑑
何敢輕薦但以臣所見言之李珥也仁傑守愼俱是
四朝宿德乙巳遺直豈以不孝不忠之人薦之於
君父自陷於欺罔之律乎戊寅年珥以大司諫辭去
時諸名士多會李之菡適在坐謂諸名士曰當今時
事如人元氣已敗無下手救藥之路只有一奇策可
救危亡之勢座中問其故之菡曰今日叔獻留朝雖
不能大有所爲必不至於危亡一坐皆以爲的論叔
獻珥字也以此觀之彼李滉諸賢其不以初年誤入
爲珥之疵累也明矣逮癸未年珥大爲羣小所忌或

以爲王安石或以爲專擅國柄或以爲驕蹇慢上其他罪目不一而足必欲殺之而後已甲申年珥後雖以汝立之兇逆於 榻前揚臂大言曰珥誤國小人而不敢以不孝不忠加之於其身也今 殿下姑舍彼此論議但觀癸未以前推尊李珥者癸未以後攻擊李珥者孰賢孰否孰是孰非而已臣何敢多費辭說仰煩 聖聽乎至於成渾臣之師也一時門徒零落殆盡其存者在朝則惟吳允謙而今又亡逝在野則惟賤臣而已成渾黨奸遺君之誣允謙劄中備陳其顛末 聖明想已洞燭而猶有所未盡者臣請

反覆詳陳之夫指成渾爲黨奸者謂鄭澈構殺崔永慶而渾與澈相親故也澈果搆殺永慶而渾與之陰謀則謂之黨奸可也渾有伸救之言澈有救解之迹則其謂之黨奸者臣未知其何所據也當初永慶之獄起於成渾還山已久之後渾聞其被逮卽貽書鄭澈以孝悌清修力救云故澈於　榻前啓曰永慶獄事了無端緒可尋臣之所聞渠素尚氣節又以孝友著名於世嶺南士論亦極推服萬無逆謀同參之理臣與永慶素昧平生不敢有私特以所聞如是故敢達云云　先王曰予見渠與其弟書於同生則果似

友愛者矣別無發落判下之　教澈不敢更有所達而退及其鞫問永慶招曰曾與逆賊暫相識通書問自某年以後不復相通云自　上下逆賊與永慶一札乃某年以後書也仍　教曰永慶篋中有此書何欺罔也永慶供曰老病昏忘初不省有此書澈仍啓曰老人容或忘之渠豈敢欺罔乎一日　先王又下一詩曰永慶篋中有此詩何等語也問之以啓其詩末有牛溪一夜風生虎仙李根搖有髮僧之句永慶供曰臣素不解作詩有友人李魯者以人傳說詩書示偶置篋中耳澈仍　啓曰此詩臣亦曾聞乃昔

年鍾樓上匿名詩也渠之不能詩人皆知之 上意
稍解未幾永慶蒙放其日諫院即進鞫之 啓永
慶還被拿囚澈大驚謂沈喜壽曰一拿永慶已甚無
據至請再鞫後世以此輩爲何如人也公等何不言
於儕輩力止之乎是時澈爲永慶遑遑悶急之意溢
於辭色恐一朝刑推 命下則未及救之與問事郎
廳李恒福相議草啓辭又與柳成龍約爲聯名同救
適永慶病死獄中澈之終始伸救勤懇至此者以渾
移書請救之力也至於李潑之與澈仇隙國人所知
而鞫問之際澈力爲救解定配北道潑與安敏學相

遇於道謂敏學曰歸語季涵吾之負季涵多矣季涵不負吾他日地下何面目相對遂失聲痛哭季涵澈字也纔至配所又出於逆賊宣弘福之招終被拿還不得免死則澈見渾流涕為之傷歎云仇隙之潑尚無秉時搆殺之心而況於不識面目無怨無德之永慶乎鄭彥信賜死 命下之日廷中相顧失色噤不敢出一語澈獨倡回 啓陳 祖宗朝除叛逆外未嘗殺一大臣仁厚之風無異趙宋今宜遵之不敢有他議至於再 啓得以減死是以澈之在謫所彥信兄弟家問訊不絶其子協嘗見澈所製懸板詩曰非

此爺吾家之禍幾至不測爲之傷歎云然則瀓之伸
救非獨永慶也當時大小在廷之臣與永慶相知者
不爲不多而未聞出一言以救之瀓委官旣逮之後
至於李潑八十之母十歲之兒亦斃杖下其爲寃痛
道路皆言而其時推官亦不能引法而救之如渾則
旣非按獄之官又非在朝之人而移書委官力請救
解渾之心事亦可知矣當逆變初上時有飛語云廷
紳間有内應之謀與賊親厚者無不惴恐及瀓入京
卽上劄言朝臣之交親逆賊不過好而不知其惡而
已天下寧有兩汝立乎人心稍安及瀓受 命按獄

深憂獄事之波漫必為搢紳之禍屢貽書成渾要與協力伸救其一書曰兄不可不来有三一二年少輩積憤之餘論議日激而吾力将不能止一也衍僧及鄭約等四人之口将連累許多搢紳如頃日鄭緝者云若然則兩鄭以下皆駢首就誅吾力甚單難以動天二也鄙病大作數日内将入此後無人任此事救此輩之死三也此時一向退後不一來謝可乎云云渾安得以此謂非其情而不之信乎辛卯年澈與柳成龍李山海及兩司玉堂李誠中李海壽等倡為建儲之議成渾亦欲上章陳請奸人乘時做出不測之言

誠中海壽一時見黜澈遂嚴相渾澈之得罪 先王
此其權輿也澈既退奸人陰嗾安德仁尹竤等五人
上疏詆澈請治誤國之罪 先王引見問何事為誤
國德仁等對曰爲大臣沉于酒色自古未有如鄭澈
者其誤國事必多矣 先王答曰酒色豈爲誤國即
命出去澈於是時萬一有可言之罪則引見之日
德仁等何其隱諱而不為陳達徒以酒色指以為誤
國乎於是羣小窺測 聖意爭相傳會以構陷渾澈
爲發身之資而其中尤甚者洪汝諄李弘老鄭仁弘
奇自獻四賊是也臣請以其行事條陳于左惟 殿

下特加量察焉辛卯年汝諄欲搆士禍以爲崔永慶吉三峯之說不過鄭澈陰囑梁千頃兄弟及姜海等使之做出而殺之也拿囚千頃等嚴加酷刑取其誣服然後始以澈爲奸兇邪毒自後論者皆以千頃誣服爲一大明證而持論和平者猶以爲不然蓋千頃初被鞫推官不問言根出處惟以輸情爲限千頃自知死千頃妻從兄竒孝曾誘說千頃曰三峯之說必歸之鄭澈然後汝可以得生千頃不勝拷掠遂誣服而死今若以供招爲必可信欲一切援以從事則前後逆賊所引士大夫以爲同謀内應者甚多豈皆眞

實可據以爲斷者耶及壬辰變起 先王至松京特
命放澈 教李恒福曰予素知寅城府院君鄭澈
忠孝大節其令與卿等同護王子然則 先王之於
澈不可謂不知而渾之知澈亦猶是也前後奸澈毒
澈之 教決非 先王之本意而實是讒者之效也
是歲十二月澈以體察使留公州臣以義兵幕下方
在嶺南義將令臣往體府禀問軍中諸事觀其語及
行朝則酒不能吞飯不得下日夜涕泣有時痛哭
茫然若喪心之人臣怪問其左右皆曰自變初至于
今無日不然云臣私語於心曰此爺才疎雖於國事

無足可觀而愛君之誠人所難及於是益信 先王
忠孝之 教非偶然之發成渾之所取者其有在也
厥後每向人說不置如使成渾冀免禍敗與時浮沉
遷絕其忠孝大節之故舊則豈可謂之成渾也哉甲
午年澈沒後時輩踵汝諄之餘論又起崔永慶獄事
以為諫院再鞫之論鄭澈萬無不知之理追論削職
然澈前後救解之迹昭不可掩故乃以陽為救解陰
實擠陷為言然則雖時輩之極力攻陷者猶不敢不
以澈爲救解也所謂陰實擠陷云者謂澈之救解非
出於誠心特以畏後禍故潛囑諫院使之論之也夫

已則畏禍伸救請釋於朝退而語人於私室曰吾所
以救解之者非本心也君可為我論殺云則人其肯
從乎自占便利而推禍以與人雖父子間不可以相
令況路人乎此萬萬不近情理不待明者而後知之
者也當鄭彥信之罪犯欺罔也臺諫以按律論　啓
時成渾欲上章伸救而未及陳達故延平府院君臣
李貴為儒生時往見渾謂之曰先生雖欲陳疏臺諫
時方論　啓今明間若蒙　允則事未及矣不如貽
書委官言于臺諫使之停　啓可也渾即為書授李
貴直送于澈澈曰吾意亦然但主論臺諫崔滉與吾

情好不啻難以書通君可爲我傳說貴卽往崔滉家曰其子有濟告以鄭澈之意滉以貴爲動搖臺諫與同僚具宬等將欲避嫌請罪貴適遇具宬於金長生家責之曰吾與鄭協自少相切洞知其家無與逆謀故盡力周旋未爲不可君於鄭協亦爲故舊而不能立異以救其父反以我爲動搖臺諫欲避嫌請罪朋友之道果如是乎云云於此一事亦可以知其時臺諫不必盡從鄭澈之言而彥信之減死成渾之力不無小補於其間則彥信子孫聯名誣渾之疏似爲未安而偏黨之禍終至忘厥祖再生之恩臣竊笑之澈

既削奪時輩又乘此機會始以渾爲澈黨欲加之罪
主論者問於柳成龍成龍曰成渾本以山野之人
聖上破格待之屈己下之如使渾出為世用則未知
為君子耶小人耶今朝廷未嘗試用而遽以重罪加
之則於成渾小無虧損而其於傷國體累 聖德何
其議遂寢後四年丁酉仁弘欲搆成渾先使其黨朴
惺托以上疏陳時弊末端並伸崔永慶之冤以為嗾
者成渾搆揑者鄭澈也後五年辛丑仁弘又使其門
客文景虎等上疏直以成渾為搆殺時李恒福上劄
極陳以為崔永慶之被逮也成渾在坡山移書力救

之景虎之疏構也非實狀劉未上奸人朴以儉承柄
臣旨疏詆恒福爲澈黨恒福遂退壬寅年奇自獻等
秉時以爲渾雖救永慶由渾而死將以構殺之律及
於成渾時韓浚謙大言當初以鄭澈爲構殺永慶者
已是艱難做說話今乃以成渾爲構殺古今天下寧
有是事云盖時輩初以鄭澈爲陽救陰嗾旣而變其
說以澈爲構殺渾爲指嗾後又三變其說直以成渾
爲構殺網打之計無所不用其巧成龍浚謙洞知其
狀故其言如此以此觀之鄭澈非奸謂澈奸者眞奸
也成渾非黨奸謂渾黨奸者眞黨奸也臣於仁弘疕

有所痛憎焉仁弘欲搆成渾而不得其說嘗著崔永
慶行狀滿紙張皇無非誣餙而其中如永慶臨死謂
同繫者尹光啓曰吾無罪犯只與成渾絶交至於此
極云一款是仁弘陷渾之張本也仁弘之計自以爲
巧而實則愚也光啓與臣爲故舊居在海南一日程
平生未嘗有繫獄之事則仁弘前後誣渾之說皆此
類也其後湖南人往來仁弘者謂仁弘曰崔司畜行
狀中尹光啓一事專涉於無據則其餘許多說話窮
恐人多不信也如何仁弘曰當初有人來言尹以李
潑至親被囚死於杖下其時崔司畜同在一間語尹

如此云厥後聞之人言誤也吾當刪去云云及景虎
陳疏匿光啓姓名而其言則全用之又以善山儒生
金宗儒為證曰其時宗儒自嶺南往見渾渾密問曰
汝知崔永慶之爲吉三峯乎宗儒愕然曰何爲此言
耶久在南中只知其人負高士重名不知其他渾默
然不悅因謝宗儒則澈之指永慶為三峯果不出於
渾乎云云宗儒之言若是真實則永慶行狀何不以
宗儒光啓并舉為證而乃見於景虎之疏也蓋仁弘
著行狀時宗儒尚在景虎陳疏時宗儒已死無可驗
問故也人之奸險一至此哉此臣之尤所痛憎者也

至於遺君之說以其壬辰變初不及迎謁又趑未追往之故也此二事皆出於事勢之不得已者而諸儒之疏相臣之劄曾已陳達臣不必縷縷煩瀆只以前後被謗之由粗陳梗槩惟　殿下尤加詳察焉壬辰變初　大駕西幸至臨津問成渾所居弘老指南崖村舍曰此是也及弘老在義州聞成渾承光海之召入於成川又進言曰成渾負一時重名而先入成川一國人心將盡歸小朝臣等死矣未知　殿下何歸焉及成渾入義州弘老又曰成渾之來不過爲小朝圖內禪也鼓動邪說播於中外甚矣弘老之奸慝也

盖變初渾避賊於朔寧與閔城留守李廷馨義兵將金潰等同事潰抗章　行朝請其傳禪而其所措語極其狂妄此非渾之所知而渾方在其軍則弘老之譏可謂中之矣然非辛卯年建儲一事汝諄弘老仁弘自獻之徒雖曰兇巧其何能窺測傅會以逞其搆陷之計乎此成渾前後被譏之大略也大抵人臣愛君之誠在位與不在其位者固無間隙如以亂離之際不能從君者按法論罪則宜有分別渾既非大臣又非近侍方坐以黨待罪田里者也其時大臣近侍之奔迸逃生不能從君者有之追入　行朝者亦

有之 先王至寧邊與羣臣議內附羣臣皆有離散
之心 先王遂坐親問欲得自募人羣臣莫有應者
惟李恒福請從 先王曰卿若有難事不必強行嗟
歎良久於是恒福 啓請書扈從諸臣姓名受點以
行 先王猶以强使帶行爲未安再請乃許及落點
羣臣不得不行又相謂曰不幸渡遼則勢難從行云
進次博川平壤陷報至從 駕夜行扈臣多逃亡鄭
澈於馬上呼李恒福李德馨曰吾君在此何忍棄去
相與痛哭至今數十年後想像其時氣像衰懦如臣
者不覺失聲長痛而況有志之士乎君以遺君之罪

律之於成渾則彼在位不從者親問時不應者渡遼則勢難從行云者中路逃還者宜先服罪而　先王置而不問爵位如故獨於成渾用律太嚴至今為奸人藉口之資臣嘗仰天搥心涕泣不已不意權蹟輩更加一層又以不忠目之臣未知此後繼蹟者又何說渾之不忠果如蹟輩之言則一時忠烈之士何其多出於其門也故先正臣趙憲丙戌疏有曰臣於今世所師者三人李之菡李珥成渾也臣常以此三人之教臣者延誘良士云臣未知渾之教憲者何事而精忠壯節若是其磊落也故判書臣黃愼以天將接

伴官留賊中三年賊畏重之稱以正人黃學士及其
奉使越海移書成渾有不敢貪生辱 命以負師友
之語終至於不屈虜庭大爲華夷所服愼之所謂不
負師友者果何事也故叅判臣金權之被竄也謂其
友人曰七十之年僵死絕域豈是樂事所以爲此者
將以見亡師於地下及至配所語及 先王必涕泣
不已嘗以二月初一日邑宰持壺酒往慰獨居權方
白衣冠席藁而坐見邑宰曰今日乃 先王國忌也
淚下如雨邑宰不敢開口而退後人誤傳 大妃遇
害權遂呃吭自盡縣人嘉其節立祠俎豆之權之所

謂見亡師於地下者抑何事也然渾之不忠其有功於 國家大矣大抵訟渾之寃必備陳鄭澈治獄首末及成渾被誣曲折然後渾之寃不勞而辨矣壬寅以後數十年間內之館學諸儒外之州郡多士及在廷臣僚相繼陳疏名爲訟寃而危言隻字暫涉於澈事則身禍立至故無一人盡言不諱臣所痛心者今何敢畏沒身之誅不以澈之心迹一一暴白以辨我亡師之至痛極寃乎噫自古以來未嘗有無毁之君子孔孟程朱猶不得免我 朝五賢完全者惟李滉一人而其終亦未免仁弘之謗則是知無毁者不過

小廉曲謹同流合汚之徒此輩雖日侍經幄無補於
聖治之萬一宜束之高閣以待太平之日可也
殿下於此庶幾覺悟而反以一時之謗致疑於二賢
荅宋時瑩疏曰道德未高疵累有謗　荅蔡振後
疏曰從祀之請殊極僭猥使奸人之勢百倍於前多
士之氣日就銷鑠臣未知　聖意之所在也光海朝
鄭仁弘以李彥迪李滉不合從祀上疏詆斥以致舘
學騷擾有識皆以爲亡國之擧　殿下其未之思乎
臣非不知言發禍隨而孤憤激中言不知裁伏願
殿下公聽幷觀以求事理之所在即下臣疏詢問大

臣如有一毫欺罔之罪顯加誅戮以勵其餘臣甘心
就誅無所怨悔臣上年冬已具此疏不幸國有 大
慼封章之日聞 訃而止卒哭後即擬投進而春夏
間適得重病沉綿累月一年幾盡留時後事固宜中
寢而第念臣今年六十四歲一朝奄然命盡使亡師
之冤不得一伸而死則目將不瞑故不得已自縣道
轉達如常例遆慢之罪自知難逃臣無任激切屛營
之至

附浦渚趙公 翼 跋文

翼有賢友曰安君士彦嘗以其所著爲兩先生辨

誣疏見寄翼受而讀之未嘗不廢書而歎且感且敬不能已也夫兩先生受誣有輕重蓋栗谷傾軋之謀發於 先王好德方隆之日 聖怒赫然許篈等以構陷遠竄其後汝立以詆毀退斥以是姦人不得大肆其說而 聖意眷注終始隆重若牛溪羣姦相繼經營既久為計甚密浸潤膚受無所不至當年既不容而退身後至削奪其職以是其毀肆其誣罔其枝蔓此所以辨於牛溪被誣之由尤詳悉觀此則姦人肝肺昭然畢現百世之下人皆見之然則此實一直史也盖君之志必欲使善

惡明於世豈非所謂能好惡者而兩先生被誣皆在數十年前當時之人存者甚小又皆耄老誰復能歷歷記憶無所遺如此者然則其傳聞精覈亦人所不可及也夫姦人謀害賢人實人情之所共憤疾者乃至時世之久尚傳襲不已吁可痛哉其謀害之最甚者乃鄭汝立仁弘李弘老奇自獻也而此人等皆不保首領為世大戮蓋謀害賢人非凶人不然也故如此者必至惡積罪盈爲戮於世也由今觀之此人等豈是可慕可願者哉而蔡振後權蹟輩乃紹其意而述其說銳然當之如恐不

及嗚呼其亦以不當慕者爲慕也其亦可謂失其常性者也且夫凡善惡之所由分以何事耶讀聖賢書以聖賢爲法者非賢人乎惟一意於科業富貴者非庸人乎讀聖賢書以聖賢爲法兩先生是也此則雖振蹟不敢謂其不然也一意科業富貴者振後蹟輩是也此則雖振後蹟不敢自謂不然也蓋一生盡力而爲之者惟科業之技也一生所願欲者惟在義仕也夫有知識然後乃能知賢人之高下有公心然後其是非得其正只爲科業者豈有知識惟志義仕者豈有公心夫以無知識無

公心之庸人陷害學古修德之君子豈非天下之可痛者乎然此誠所謂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者只自陷於兇邪而已於兩先生有何小損焉其云自古未有無毁之君子無毁者不過小廉曲謹同流合汚之人此又古今之定理也蓋君子立朝惟以國之治亂為憂而不顧其私小人只為其私而其所為無非病國者故君子用則小人不得逞其欲君子之見惡於小人理勢之所必然者也然則其見惡者豈非國之寶而人主所當求之如不及者乎然自古小人所惡人主亦惡之是惟務

快小人之心而棄其國於壞敗彼小人則利矣於人主何利焉其亦可歎也已見此所論當爲百代傳信故敢一言而贅之而又附以常所歎者書于後

言事疏 庚辰五月留中不下

伏以臣本布衣屏迹遐荒曾於廢朝時目覩危亡之勢潛悲隱痛欲發郇謨之哭者久矣幸値聖上反正一國臣民歡呼鼓舞佇見至治而殿下臨御之後殊無善政可以聳動瞻聽民愁兵怨如水益深此實朝紳無識之輩布列顯要患得患失國家安危生

民休戚則置諸度外惟務偏黨日事攻擊而逆獄屢起究枉頗多以致人心疑懼日離月叛使 殿下孤立於上匹婦匹夫與爲仇敵臣竊痛焉戊午以來西壯可虞生聚教訓爲急先務而癸亥以前固不足道也癸亥以後亦無一人慮及於此燕雀羣臣不知竈突炎上棟宇將焚而上下相慶有若太平謂度臣竊憂之臣與相臣金鎏有識面之分反正之初即以裁抑黨論選用人材收合民心訓鍊軍兵等數款書以勉之又於丁卯亂後責以備邊之事鎏皆以不敢當答之鎏是 殿下元勳重臣於國事固當盡心而其

言如此則尚何所望乎上年北使之來也訛言傳播內外洶洶臣深慮夫擧朝婦人徒知以順爲正輒貽書兵曹判書臣李時白諷以豫備之意其答書有嘉猷藥石就議領台之語而側耳經年未聞措置某事則設或有不忍言之擧將何以應之此乃臣子遑遑罔極之時而越視秦瘠付之於尋常之域愛君父之道果如是乎我國壤地褊小兵力單弱隨彼屈强事以皮幣自三國至于麗季皆不得免焉則無惑乎今日之處變也至於助讐敵犯　上國則此吾東方開闢後所未有之擧也而況壬辰之亂　先王播越龍

灣將朝夕渡遼民間皆以爲國已亡矣守令之聚兵
者輒彎弓而罵晋士夫之避亂者或結縛而與賊又
有李夢鶴宋惟真李弘範鞠慶仁等諸賊前後接踵
國家之危不啻一髮若非 中朝拯濟之力 先王
萬無復邦之理而 宗社永不血食矣是以 先王
感戴 皇恩無地報謝嘗親寫再造藩邦四大字揭
示 中朝諸將當時筆跡宛然尚存而 殿下之棄
義忘恩至於此極將何以副 先王予有後之望抑
何以見 先王於地下抑何以責臣民親上事長之
義乎言之至此褰懦如臣者不覺失聲長號 殿下

以先王之親孫其無惻然一念之動乎每月三十
日每日十二時想像 先王畏敬奉承洋洋乎如在
其上如在其左右則 聖心其必有悔悟之萌矣不
然而終始助逆甘為天下後世之罪人則臣恐光海
雀躍於棘圍之中仁弘爾瞻揶揄於九泉之下矣今
之謀者皆曰至誠事彼則 王子可還 宗社可保
而 殿下偏信其言謂之善策是大不然臣嘗歷算
每歲貢獻之數使价接應之需必括盡民間產業然
後纔可支數年而數年之後財力蕩竭不可以繼則
出帝徽欽之辱不獨在於晉宋也然則 王子何時

可還 宗社何時可保乎 殿下之臣所恃爲腹心
國人所共知者臣可歷歷枚數而南漢之圍爲 殿
下推鋒爭死者凡幾人出城之日抱 殿下號痛罵
賊者凡幾人還宮之後與 殿下謀議復讐者亦幾
人哉到此地頭 殿下庶幾小悟而迄未聞有一舉
措使數百年艱大之業束手而就亡臣每念及此心
崩膽裂怒髮衝冠不得不雪涕而言之也方今禦敵
之策只在於明賞罰立紀綱而當國誤事之臣徘徊
觀望之將尚保首領意氣自若其被誅者惟小校若
干人而明白死節如金尚容者未得蒙褒恤之典

殿下之賞罰如此則紀綱何由而立乎此無非偏黨爲嫡是非不公之所致也噫姦臣誤國何代無之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以襁褓幼稚之元孫贈　世子斯須之覲者俱爲異域之囚屬遠近聞者無不慘怛失色則是何舉國之大慶而用事之臣自以爲幸欣欣然如有所得若此之類狗猪不食未知　殿下將焉用之　殿下之臣惟金尚憲鄭蘊俞伯曾等數人其扶植綱常之志慷慨直截之言非諸臣碌碌庸庸者之可比國家之扶持至今皆是此人之力而論者反以尚憲目之爲忘君負國恣意攻擊無所忌憚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一綫之國脉終壞於此輩之
手將來緩急君親大義人莫有倡之者　殿下家事
嗚呼殆哉頃日西船之去也格卒相與嗟歎曰吾輩
助　中朝攻瀋陽則雖死無悔至有垂泣者人心固
可知矣及其發船之後無日不風無日不雨雷雹又
從而屢作洋中致敗者幾至三十餘艘則天意亦可
知矣上拂天意下失民心而能保其國者自古及今
臣未之有聞也抑臣之所憂尤有大者焉請略陳之
倭國莫强於天下以元世祖混一之威常欲致討而
終不得志此華夷之所共知也邇來治兵視古愈勤

器械之精劍戟之利糧餉之足倍蓰於前故戊寅春間四郎之衆三十餘萬方命未幾自就殲滅此我國之所共聞也且其爲俗素稟好戰之性常懷賈勇之志而丙子之後國家多事專意西方未遑恤他歲給之物每減前數失其歡心致有忿焉則終始隣好不可保矣六道人民被兵甚酷父母妻孥殺掠殆盡仇視淸人怨入骨髓加之以悴於供億困於貢獻孑遺之民息肩無日倘或倭兵以救　中朝恤隣國爲名而出則安知六道之民不爲嚮導以復其讐也倭與兩南相距審通帆得風便一瞥輒至　殿下乞兵淸

國之際倭已踰嶺漢水以南爲其所有都下震驚莫有禦者則 殿下不得不去邠而西入瀋陽也設令清國欲盡力相援精兵健馬大敗於山東累挫於蒙古而祖總兵領大衆方駐廣寧陳都督擁舟師時在海島犄角之勢已成腹背之敵可畏來救之師不過數枝則借重於清國不可必也此實憂之大者而

殿下諸臣晏然度日不以爲慮其可謂國有人乎

殿下誠能察臣之忠聽臣之言明賞罰立紀綱以爲振作士氣恢復邦基之本則擧國人民雖兒童走卒瘖聾跛躄者莫不踴躍思奮咸有死敵之心數十萬

精兵與糧餉不患其難辦雖未得直擣遼瀋蕩覆巢穴丁丑後羞辱庶可昭洗而明大義於天下永有辭於後世矣至於備禦諸策則臣雖愚劣不無平日素所規畫而今不敢陳列者必須 殿下之赫然改圖堅定大計不爲邪議所撓奪然後可以用臣之策矣不然而徑以軍機重事宣洩中外遽爲敵人之所探知則徒有虛名而反被實禍矣臣之所以杜口結舌姑待後日者良以此也伏願 殿下卽下臣疏于政院 詢問大臣如以爲不可 殿下命致臣於階前盈尺之地與廟堂諸大小文武臣僚等面陳利害得

失若臣言無益而國家之勢終至於不可復振則請
斬臣頭以快姦人之心茅焦鼎鑊臣實甘蹈出位謀
政聖賢所戒臣非不知此理而生三事一亦有古訓
則當此危急之日豈可無一言以負君父哉況臣自
祖父以上世襲簪纓至臣父子而以白身為編氓特
蒙 殿下之恩超授六品之官雖病不供職而隕結
恩報顧臣今年六十八歲死亡無日 殿下悔悟之
心倘蘖於微臣未死之前而臣之氣力幸不至於澌
盡雖步則強扶衰疾寸寸前進追及于 殿下駐駕
之所縱不能馳驅行陣挫却敵鋒亦可為稍紹之以

身衛帝矣不然臣便當被髮入山永與麋鹿爲羣以終餘年此臣之志願也筆路荒拙辭不達意老病昏瞀言未激切恐不足以感動 聖意伏惟 殿下特加恕察焉臣不勝感憤血泣之至

辭持平第一疏 庚寅正月

臣伏以年前五月我 仁祖大王昇遐之日凡大小臣僚屛伏窮閭者無不擗踊匍匐奔哭于 闕門之外臣本以老敗癃廢之身其時添得重疾慾失分義北望號痛只俟誅譴而 聖恩包涵反加超擢去十一月除工曹佐郎臣無路肅謝日夜惶悶而已後十

二月 特授司憲府持平令月初一日伏受 敎旨
與召旨乃其月十七日八日所下也數月之內再蒙
恩命臣驚惶隕越罔知攸措不惟賤臣自慚叨濫
而物論駭異笑罵溢世臣若不自首實而冒昧承
恩則自欺欺人有不暇言而罔 上之罪臣實難逭
臣不得不瀆冒 宸嚴且陳實狀伏惟 聖明垂察
焉臣少而羸病素不如人又得眩暈之疾不能隨衆
就傅課肄經子尋常句讀尚多未通惟粗習科詩應
試數場而亦以荒拙落榜自知無可覬幸而止家世
仕族衣食纔給而性且迂踈不能治產業以潤屋病

懶相仍深居窮谷不與人交遊以此蹤跡疑似傳說謬訛京鄉隔遠名實難覈自　先朝反正以來蒙被爵　命前後稠疊疾病爲祟一未供職跡涉逋慢罪死不赦千萬意外又有是　命玆豈非　新化初綜核之一大疵乎臣祖父以上世襲簪纓至臣父子而以白身爲編氓志毅一念實切私情階梯路絕分甘食力循例備數於臣寔幸而至如風憲重任則萬萬不近臣何敢隱默不言重得罪於　聖明之世乎葛念臣年旣衰老疾病沉痼精神氣力日就澌盡罔極隆恩無計報效未入地之前扶曳詣　闕仰瞻

天顔平生蘊積之懷近日艱虞之事欲進一言而退
千里寒程數月旅邸必不免萬適譏笑生行死歸實
爲狼狽玆以不敢離次任意取便臣之罪狀萬死猶
輕伏願 聖明特垂憐察亟收臣除授職名使糞土
微喘得安於蓬蓽之下則天地父母之恩蔑以加矣
臣不勝感激涕泣兢惶戰慄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爾其勿爲控辭調理上來

辭持平第二疏 同年二月

伏以臣去十二月連被 召命衰老病廢未敢肅謝
濫陳疏章懇乞辭免罪當萬死 不加誅譴正月二

十八日夜下調理上來之 批本道監司處繼有傳
諭上送之 旨臣雖無狀非木非石感激罔極惶悸
轉深抑臣之所患非和扁可醫之症而只是臨年例
加之疾調理無期不得已以不敢進三事再瀆 天
聽伏惟 聖慈特加哀憐而財幸焉憲府爲名責在
振肅綱維必須風力強勁義氣峻厲者宜在其職而
如臣愚劣決難承當臣之不敢進者此其一也人生
七十則精神昏耗思慮顛錯居官守職有損無益故
許令致仕載在禮經今臣年已七十有八臣之不敢
進者此其二也臣自 先朝前後除官非止一再病

不供職足跡未嘗入都下者二十六年矣微官則退
責仕則進於心安乎臣之不敢進者此其三也臣有
此三事而不知自量冒昧随行則真是患失之徒如
此鄙夫 殿下将焉用之况臣帶此職名已經累月
言論重地不可一日闕員請亟攺臣職授之可堪之
人俾無曠職之弊千萬幸甚第念臣既蒙 聖恩擢
拜臺官身雖莫進情不自抑百計千思無路報荅春
夏之交日氣和暖扶曳登程寸寸前進幸而不死至
于 闕下會中欝抑痛陳無餘則雖旅櫬還鄉萬萬
無恨矣數月迤喘亦未可必茲将謦欬仰塵 聖鑑

非敢以所言爲足以有補也只致臣寸誠而已惟
殿下裁察焉臣竊見 殿下即位之初羣情悅服莫
不懽呼皷舞歌誦 聖德願少須臾毋死思見至治
未幾訛言騰播內外洶洶人心潰亂如決壅水滿朝
諸臣一言不及 殿下孤立誰與為國誠欲治平務
在得人今之搢紳豈無其人伏願 殿下持公平正
大之心無偏黨反側之私勿論西南北擇其中忠實
而有才識者才雖不足而忠實有守者任之無貳其
懷邪觀望隨勢變易者去之勿疑則攻擊之禍不至
如今日之甚而既叛之人心庶可收拾矣惟 殿下

勿以臣爲老妄而留心省察焉臣不勝感激兢惶之
至

答曰省疏具悉辭之至此勉副爾意而所陳事予當
體念焉

辭掌令第一疏 辛卯十一月

伏以我 先王昇遐之日臣既不能詣 闕郊
外之哭厥後累蒙 恩命 召旨再下臣亦未伸肅
謝之拜揆之分義臣罪萬死猶輕雖 聖量天涵含
垢棄瑕而臣則跼蹐不安日俟誅譴不意今者擢拜
掌令以分外不可堪之職又加於當罪之臣臣感激

罔極惶悸轉深將無以仰塞　至眷必須扶曳前進
致身　明庭一望　天顔還歸故巢以畢餘喘是臣
志願日寒如此道路脩阻旬月之内勢難得達玆以
寢不安席食不知味連日連夜不得自定遙瞻　北
極有時隕涕而已抑臣庸陋可棄之狀已盡於前日
辭疏今不必再瀆　天聽矣第念臣少而狂妄老而
惛愚才無可用行無可取非但傳笑一時亦且貽譏
後世真所謂盜名之士得免魑魅之禦幸矣臣恐矯
情飾行之習自臣而益張爵賞猥濫之弊自臣而愈
甚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程子曰才不借於

異代當今 聖明在上羣賢滿朝可用之才可取之行不患不得豈可以如臣衰朽斗筲之器置之風憲之地徒取人譏笑哉昔漢高祖下詔求遺賢而令癃疾勿遣今臣非徒癃疾年又七十九歲惟 聖明深加矜恤曲循情願亟遞臣職永刋仕籍俾公朝舉措之道匹夫辭受之義終得兩全而小無遺憾則於臣固切於 國無與伏願 殿下更加省察而垂仁採納焉臣無任兢懔懇迫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爾其勿辭待春和日暖上來

辭掌令第二疏 壬辰正月

伏以叛臣賊子何代無之陰謀秘計内外相應宮闈
罔測之變古今天下未有如此賊之甚者幸賴 廟
社威令天地默佑凶魁黨與一時就戮玆豈非 國
家之大慶歟允在閒退之人莫不奔赴 闕下以求
死所而况臣適於此時除拜憲官則臣雖無識豈不
知奮身前進以從諸大夫之後乎主綆耗耆筋力已
盡平居坐卧不得任意門庭寸步倩人出入千里遠
程何以得達晝夜煎迫寢不安席去月二十七日伏
受 聖批不以爲罪反有春和上來之 教臣之於
殿下無一毫裨益而 殿下之於臣 天恩若此

感激惶悚無地自容固宜杜口以待時日而當此逆
變多事之時言論重地不可累月曠闕臣之本職尙
已鐫改則臣不必再瀆 天聽矣抑心中所欲言非
疏難以陳達伏願 殿下留神焉方今賊已討矣無
復可憂而鎭定人心實是急務臣請以 先朝之事
爲 殿下反覆焉昔在 宣祖朝己丑逆變湖南儒
生丁巖壽等上疏討逆言多失中 上震怒疏頭以
下十人幷 命拿鞫將加重罪臺諫累請伸救 上
皆不聽至於館學多士抗章伸救然後巖壽等僅得
免罪時獄事蔓延濫及無辜軍資正臣金千鎰上疏

由此輩私蔽昏暗終墮其術互相推奬至使逆賊席勢張威以煽叛逆之亂則固不得辭其罪矣至以同參逆謀置之極典則恐非原情之科也 上嘉納此則 殿下之所嘗聞之者也 仁祖朝甲子适賊之亂 上自公州將還宮先遣故相臣尹昉使之譏察城中昉得适賊與吏民交通文書一封悉焚之 上謂昉曰予之遣卿知卿有如此舉措也大加稱賞甲申遠逆之變疑似者悉置而不問以此人心鎭定國内大安此則 殿下之所嘗見之者也 殲厥巨魁脅從罔治仲康之至仁也大赦天下以安反側陸贄之

獻忠也討逆誅亂必以招安爲先於此亦可知矣臣
與賊黙布衣時有識面之分癸亥以後臣絕不相問
及賊黙定配光陽賊誘以故舊累度致款臣亦往復
書尺幾至再三臣之疾惡不如元斗杓先見不如洪
茂績伏願治臣之罪以肅朝綱先儒有言曰以堯舜
爲君以臯陶爲臣而賞罰不明則國非其國 殿下
不以臣爲有罪而尚加之職名則 殿下之賞罰不
可謂之明矣臣之妄言既陳於前又以一說繼之於
後丁卯亂後兩西畿甸蕩盡無餘 國家所恃惟在
於三南而近年以來饑饉荐臻盜賊遍滿危亡之禍

迫在朝夕藩朝諸臣邈如胡視越病無一人仰達
天聽萬一不幸內而遠點諸賊相繼而起外而赤眉
黃巾處處蜂屯國家之勢將至於危亂而莫之救以
亡則未知 殿下到此地頭何以處之自古叛亂之
作有一起旋滅而邦域永固者有始倡雖誅而日爲
禍階者臣之所憂不在於討逆而在於善後之圖也
臣欲一依 聖教春夏之間日氣和暖扶曳詣 闕
望見 天顏平生所抱一一陳説痛哭辭退歸死丘
壑豈非臣之至願八十衰年死生難期臨疏涕零不
知所裁伏願 殿下特加哀憐而垂仁採納焉臣無

任激切屛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所陳之言實是憂愛之至誠可不書紳體念焉爾以老病不得上來良用嗟嘆也今始允副爾意矣

辭工曹參議疏 癸巳

伏以臣聞為官擇人才不濫授苟不難慎其初賢愚混淆加之於不當加不加於當加之人則冒進之弊僥倖之習日甚月盛國事終至於不可為之地矣嗚呼可不謹哉臣未知 殿下以臣為何如人也無一行可取無一才可用只緣起自草野終始辭官益得

近似之名以至於此工刑下郎老職僉知於臣過矣
殿下即位之初 擢除持平持平未供職而 除
掌令掌令未供職而 特命加資今又拜冬官實職
白首腐儒安坐而得之其爲叨濫可勝誅耶自窮念
癸亥後在野之臣受 國恩未有如臣之深者受
國恩不報又無有如臣者年雖八十一歲適丁春夏
之交日氣和暖趍詣 闕下望見 天顔平生所抱
近日時事不計身禍一一陳 達永辭 殿陛歸死
丘壑則罔極 天恩庶幾小報強疾作氣妄擬登程
臣反覆思之臣衰朽癃廢筋力已盡騎則脚膝軟而

如折擔則腰背屈而莫伸痛楚酸苦有不堪忍時月之間勢難前進玆不得已任意取便臣之罪狀萬死猶輕遥瞻 北極感淚自零古之人愛君如愛其父令臣愛君不如愛父如臣不忠 殿下將焉用之伏願 殿下刋去臣名於仕籍以戒後之如臣不忠者幸甚幸甚臣無任兢惶戰慄之至

荅曰省疏具悉所辭之職當勉副焉爾其安心

辭工曹參議第二疏 擬上不果

伏以臣分外 恩命決難承當懇乞遞免未蒙 允許臣是何人 隆眷至此兢惶感激無所措躬玆不獲

已再瀆 天聽臣之不敢進情事曾欲一番陳達而
語多非便前後辭疏囁嚅未發者久矣第念臣年八
十朝夕入地今若不言 殿下何由得聞平生積憤
雖車載驢運難以悉記只以痛憎一款爲 殿下略
陳之當初東西之分已爲 國家不幸而厥後東分
爲南北北分爲大中小三北臣常痛憎而癸亥反正
後尤有所痛憎焉乙丑秋臣適 除職上京時金瑬
李貴以元勳重臣當國已數年非徒不能鎭定渠兩
家嫌隙已成勢似難容臣謂吏判臣吳允謙曰當今
國事專在於斯二人而不相得若此吾輩未可極力

開諭使爲庸闒之交歟久謙曰君試爲之如我者何可能也頃見完平完平之言亦如君言矣相與嗟歎不已也臣旣目覩卽還于鄕自此無意於世數十年閭足跡未嘗一至都下未幾又分爲山洛原三黨此臣之所謂尤有所痛憎而又有所痛憎焉古之　王子不知偏黨今之　王子猶好偏黨古之　王子不接朝士今之　王子交結朝士是以　王子偏黨之說傳播內外人多聽信皆以爲一朝廷七八黨猶爲不足　王子又從而爲之乎國事無復可爲或有流蕩者此臣之所謂又有所痛憎者也惟　殿下勿以

臣言爲尋常而留心裁抑焉 殿下非不知臣之庸陋無用而必欲致之何也如臣者雖年少强康之時其於 國家無異田雀倉鼠置之丘壑固不足惜況今已癃瘵精神消耗積憤痛憎合而爲一狂言妄談小無顧忌上而得罪於 君父下而取怨於朝臣生行死歸徒取人譏笑而已臣之終始不敢進者其以此也伏願 殿下諒臣情事鐫臣職名使糞土餘喘得安軀命於蓬蓽之下則天地父母之恩蔑以加矣臣不勝瞻 天望 聖感激涕泣之至

請罷京大同疏 留中不下

伏以當今之事可言者多矣賢公卿在上百執事在下非疎遠賤微之所敢言也第念臣始於自欺欺人欺世終至於上欺 君父不敢當之職累加臣身罔極 天恩無計圖報徒懷杞憂賈涕長流目覩危亡之禍迫在朝夕則心中所抱不得不仰瀆 天聽伏願 聖明留神省察焉臣所謂危亡朝夕者京大同一事是已未知 殿下當初與諸大臣廣問博採以定其可否而諸大臣皆曰可乎 殿下之心必以爲此法一設則民徭可輕而 國用可富此實良法美意也殊不知輕徭而徭益重富國而國愈貧徒爲失

人心亡 國家之根本也誰爲 殿下畫此計者側
聞左議政臣金堉倡之而彼此諸臣無一人力爭者
云堉是忠而誤事者諸臣是不忠而誤事者也然則
殿下左右無非不忠 殿下誰與爲國 殿下家
事嗚呼殆哉臣請略陳之堉之爲人自少雖從事經
術而才智力量則其於國如使禪僧飛鷹只以愛君
憂國之誠致有此今日之擧措也臣之以堉爲忠而
誤事者其以此也至於彼此諸臣則非無所見而各
以黨同伐異爲嫌置國事度外不敢開口論議其或
有論 啓者亦不過一二番塞責而已臣之以諸臣

為不忠而誤事者其以此也然則忠而誤事者其心
公不忠而誤事者其心私忠與不忠雖有公私其爲
誤國則一也方今國勢如百萬億蒼生都在漏舩中
中流遇風失其柁碇四顧茫然渺無津涯如有副手
梢工則雖其胡越要與協力共濟洪濤固其宜也檣
傾楫摧恬不同心罔上迷下坐致胥溺此何等事也
今有閭閻匹夫以數間屋十畝田傳於子孫其子孫
尚欲善守以無忝所生況今 殿下受 祖宗數千
里封疆二百年 社稷不思禍亂之將至何也古人
有言曰明智不畏乎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其

隙之民心　殿下其末之聞耶昔在太平無事之日彼賊如張永起林巨正之徒相繼而起永起爲李克均所敗走死湖南巨正至遣防禦使南致勤動一道之兵四出追捕倘非徐霖投降嚮導則一年之内賊首未易得也況今時則三南連歲飢荒鼠竊狗偷處處遍滿又自亂後列邑流民投竄山谷持銃逐獸以資生理者其麗不億萬一如永起巨正者乘民心怨叛一呼而起則彼輩響應影從如恐不及矣此國之大患而滿朝諸臣醉生夢死不知爲憂徒以京大同失人心爲今之第一策臣竊痛焉自古人臣之獻忠

者先事而言則必不見信事至而言則救之莫及臣
之此言非先事而言也請以　宣廟朝事證之　宣
廟朝當國大臣無深謀遠慮以鹿屯屯田徙民推刷
大失人心其時諸臣亦如今之諸臣率皆觀望傳令
惟趙憲疏陳其不可　廟堂不聽終致巳丑逆變其
後日本有入寇之勢金千鎰上疏極陳防禦之策時
柳成龍當國主論金千鎰又貽書成龍力言之及倭
使求和趙憲再疏請勿許及遣信使憲自謫所又上
疏以爲不可遣及信使與倭使偕來憲又上疏請斬
使奏聞使當時大臣能用趙憲之言則壬辰大亂何

由起乎臣以爲今之金墳即古之成龍也今之諸臣
卽古之諸臣也未知於今如古之趙憲者誰也臣上
年冬 除職之時人之來見者惟闢說話而已今則
咸咨嗟太息曰聞京大同先試湖西次及兩南願須
速請 闕陳說活我民命或有垂泣者人心之愁叛
於此亦可知矣 國家近年以來紀綱尨板蕩凡發
一號出一令雖無識賤隷必相與語曰朝鮮公事三
日臣愚以爲此法不久亦當停罷與其取譏於愚氓
不若不爲之爲愈也臣曾於冬間已具此疏適患重
疾沉綿屢月時日奄過固宜中寢旣發之疏不可拔

諸水火不得已曰縣道令始轉達遲慢之罪萬死難
贖臣竊擬躬進　闕下面陳利害老病已甚前進無
期遥瞻　北極感淚自零惟願未死之前允有所聞
隨當刳瀝肝血不避斧鉞封疏輒上以補萬一未知
殿下以爲何如臣小時狂妄中年愚妄今則老妄
狂愚老三妄合以爲一言不知裁惟　殿下勿以爲
罪即下臣疏問于公卿及諸大小臣僚特遣　御史
遍問于各道人民如有一人以臣言爲有害於國而
無益於民則請斬臣頭傳示八方以懲後之妄言者
臣甘心就誅小無怨悔臣固知越職之言難免僭濫

之罪而犬馬之誠炎鬱於中不自勝其瞻　天仰
聖懇祈切祝之至

〆請罷流民推刷疏

伏以臣聞君臣猶父子也子之於父言無不盡則臣之於君何獨不然臣竊見流民推刷一事實國家危亡之所係爲臣子者不知則已知之則豈敢越視甘爲千萬古忘君負國之罪人也不避斧鉞濫陳一得惟　殿下採擇焉臣未知主議者誰其心必以爲民之流寓不過逃賦役避軍籍也若逐户推刷各使歸鄉則賦何有逋欠軍何有闕失自以爲得計矣臣大

以為不可也夫人之至親莫重於父子兄弟人之至願無大於安居樂業則扶老携幼散而之四方者豈其心之所欲哉勢有所不得已也自推刷之令一下沿邊則流入海島內地則竄入深山此邑如此他邑可知此道如此他道可知思之至此誠可寒心臣不必遠引古昔請以 宣廟朝事證之壬午癸未年間朴淳盧守愼諸相未免伴食軍國重事李珥獨當以此鄭賊汝立陰懷異志不敢下手反諂事李珥至比於孔子李珥卒後鄭賊始爲逆謀是時昇平已久民心難以動搖於是假托實邊指嗾柄權之臣一時并

刷徙民王非子孫侵虐百餘年許接疑似之人使國
人皆歸怨於 上然後遣其黨周行列邑招諭之曰
南方有異人若得志汝輩身無賦役聞者響應以此
壬辰之變人心思亂不已或以爲三輩自嶺東已入
都城或以爲鄭汝立爲王吉三峯八日本請倭而來
訛言騰播內外洶洶徙民推刷於國有何所利 殿
下其末之聞歟戊寅四月慶尚虞候孫翊使軍士修
鍊軍器而督促過嚴軍士怨怒半夜開門結陣將作
亂翊懼躬自謝過然後乃解 宣廟太平無事之時
以些小督促人心猶尚如此則今推刷是何等事而

人心之怨叛不可謂之必無也 殿下其未之思乎
昔 仁廟初即位有訟於刑曹者訴究 駕前 仁
廟命入作文判書尹任率堂上詣 闕啓曰自古人
君未有入作文之時 仁廟曰人君欲親見作文以
辨其冤而訟官有違命不入之時乎任曰此人之訟
來本曹無幾日其元作則在全羅道某郡 仁廟命
以三懸鈴取來纔到京 仁廟病篤未及御覽任是
仁廟之舅氏也訟是一人之私冤也 仁廟曰駕
訴欲細究顛末不聽防啓至用懸鈴取之至今百有
餘年語及此事人皆感泣嗚咽惟 殿下愛民之心

紀律之嚴其以　仁廟取則焉苟如是不待振肅而
紀綱自立不勞推刷而流民自還矣臣自少至老朝
報不經於目時論不出於口丙寅後數十年足跡未
嘗一至都下只有愛君之誠無異在朝之臣常懷漆
室之憂欲發鄒讜之哭者丁卯亂後兩西畿甸再被
兵火無經壯使三南困於歲幣孑遺之民勢至流散
兼之以水旱相仍饑饉荐臻自嶺南至湖南自湖南
至湖西自湖西至畿甸土賊遍滿諸處時或就捕根
柢盤據非朝夕可禁赤眉黃巾豈皆天性好逆者哉
此皆齊民之不堪塗炭者耳滿朝諸臣不遑他事相

與講究救策如捧溺危沃焦釜不可少緩也計不出
此徒以流民推刷為第一策使國勢將至於岌岌臣
不勝痛憎焉方今上自公卿下至百執事其中豈無
一二知識者乎同志之人以同志相和異己之人以
異己避嫌此皆偏黨所致臣之視偏黨如仇敵者其
以此也此輩平生不讀一部論語乎論語有患失之
無所不至大文下註朱子以為吮癰舐痔弑父與君
皆生於患失今之偏黨皆是患失而有甚於古之患
失則讀是書者於心安乎臣性本疎狂今又老妄狂
言妄談不知忌諱以此前日京大同請罷時說者謂

臣八十衰年老妄已甚如此擧措非其本意今疏之進亦必有如是云云者矣其言似是而實則非也臣年雖八十一歲精神不至於甚耗平生所學惟不欺君三字今至死域何忍喪失其所學聽人囑陳疏欺君父至於此極乎當今朝廷之上與臣相識者喪亡殆盡生存者惟趙翼金堉李時白總數人而已使此三人者丁寧囑臣臣不敢聽也其他懷邪觀望隨勢變易之輩何敢向臣開口有如此擧措乎臣竊笑之凡天下之事武王伐紂伯夷叩馬外無兩是春秋諸侯擅兵相爭外無兩非推刷是則臣言非臣言是則

推刷非矣 殿下以臣言爲是耶非耶勿爲如前留
中即下政院與諸大小臣僚廣問博採臣言而如以
爲非則治臣之罪以爲妄言者之戒臣自此以後當
杜口結舌枯死丘壑而已臣死之日即抉臣目懸之
闕門以觀亂賊之横行内外矣未知 殿下到此
地頭何以爲之曲江致祭嗚呼晩矣伏願 殿下留
神省察焉臣無任感憤血泣之至

荅曰省疏具悉深嘉爾爲國之誠所陳事旣已停罷
其令者久矣爾其勿慮